

第六章——种子与树

(1) 我们已经讨论过，口语语言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方式，因为它依赖于视觉语言。现在，我们将探讨“崇拜”（偶像化）以及其他让我们在心理上变得“失明”的原因。“种子与树”是这个主题的一个重要隐喻，因为它象征着人生的历程。

(2) 我有一个看法：人在童年和老年时更接近自然，而在成年阶段反而与真实的自我疏离。我们会被自身的生命力以及所处的社会所“腐化”。生命力会驱使我们去崇拜某些事物、沉溺于激情之中，而社会同样如此；但另一方面，社会也会对我们进行“修剪”，不断约束和塑造我们。

(3) 人们常说老年是“第二次童年”，理想情况下确实应如此——但应是积极意义上的。孩子越小，就越能与周围的一切生命产生连接，这说明善良是与生俱来的。有时他们会因为小事生气，但很快就能释怀，又和刚刚争吵过的朋友重新玩在一起。这表明他们的判断是轻盈的：会生气，却不记仇，因此容易原谅。而当一个人在老年也具备这些品质时，我们才可以说他真正成熟了¹⁹⁵。

(4) 我们应当成为我们所热爱的那种人。但成年后被强加的各种角色，让我们偏离了这一点——这些角色要求我们装作看不见、听不见，要求我们保持沉默、克制自己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开始把这些角色当成真实的自我，而不再是自然、真实的人。因此，在我们的社会中，很多人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们“你是谁”，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再确定。

(5) 因此，尽管人类不断试图记录自身特征、在时间中留下痕迹以界定自我，他们依然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本书的一个目标，就是提供更多视角，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。

(6) 例如，许多人认为人性本质是恶的，而我认为它本质是善的。首先，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，而上帝本身就是纯粹的爱与善；其次，因为善良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特质。拥有“人性”，就意味着拥有善良。

(7) 童年是为人生构建理想蓝图的最佳时期，这种理想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。而老年同样关键，因为它让我们能够从整体上回顾自己的人生与所做的一切。种子象征计划，树象征实现。

(8) 这一循环本应是理想的成长路径，因为连我们对“完美”的理解也可以不断进化。然而，即便在童年，我们也被灌输各种错误观念——那些由社会通过父母传播的神话，被认为是“激发想象力”的工具。例如圣诞老人、复活节兔子，甚至在更早时期的亚当与夏娃。这些故事训练我们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去接受和服从，直到我们逐渐失去行动的动力，因为一切看起来都像是虚构的故事。

¹⁹⁵ 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18:3——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回转，变成像小孩子一样，一定不能进天国。”

(9) 如果不是这个系统通过电视、互联网等媒介不断制造混乱，我们本可以拥有成长所需的一切。这些平台本应帮助我们发挥潜能，但却反而在阻碍我们，把我们引向一种“动物化”的状态，背离了我们本应走向的自然进化——而那才是我们的终极真实。真理是不可避免的；谎言无论被重复多少次，也不会变成真理。

(10) 真理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抽象力量。所有道路最终都会通向真理，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循环的。既然一切路径——就像语言、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路径——都源于真理，那么它们也都会回归真理。真理存在于我们之中，是一种宏大而超越性的存在，帮助我们找到真正的自己。

(11) 歪曲事实会让我们难以认识自己，也会削弱我们。但无论谎言多么铺天盖地，它都不可能超越真理，因为真理本身是完满的。

(12) 谎言的不合逻辑正是伤害我们、并对我们进行“修剪”的原因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不断成长，像一种“再生”。歌曲《牙齿中的春天》就用一声“哇！”表达了这种“人的修剪与再生”的过程。

《牙齿中的春天》

(若昂·里卡多 / 若昂·阿波利纳里奥，1973，常见译本) ¹⁹⁶

有意识才有勇气，
有力量才知自身存在，
在自身这部机器的核心，
创造出反抗的逆向弹簧。

在失败中也不动摇，
即使迷失也不绝望，
哪怕在风暴中被斩断，
仍将春天咬在牙间——
哇！

(13) 在20世纪70年代，视听媒体尚未普及到每个人。那个时期更容易看清“系统”如何削弱我们的社会身份与个体身份，因此这里经常提到。例如，这首歌表现出当时巴西社会存在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。面对这种强烈的社会认同，同一年（1973年）推出了英国剧集《未来少年》，通过类似催眠的手段，把注意力从现实世界转移开，从而削弱人的身份认同。

(14) 《未来少年》让观众相信不现实的心灵能力，诱导人们崇拜头脑和知识，同时又暗示失败。也就是说，它起到了双重作用——一方面让年轻人产生优越感，另一方面却削弱他们的自信，在心理上击败他们。

(15) 在这个故事中，“普通”的成年人被描绘成性格软弱的人，暗示拥有强烈个性是一种被社会压制的特殊能力。这实际上是在阻止人们表达自我个性，在潜意识层面传递“顺从”的信息。

¹⁹⁶ “Secos e Molhados”乐队——这是一个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的音乐团体，成员包括 João Ricardo、Ney Matogrosso、Gérson Conrad 和 Daniel Iasbeck，以其在当时极具创新性和前瞻性的风格而闻名，至今仍受到高度评价。

(16) 我认为之所以采用类似催眠的方式，是因为当时的儿童在淡水河谷公司（现 Vale）私有化时正好成为成年人。这家公司成立于1942年，计划大约50年后被出售¹⁹⁷。因此，帝国主义者有充足时间削弱我们的反抗能力，把年轻一代训练成对权威顺从、在国家资源被私有化时不作反应的人。

(17) 与此同时，社会舞台呈现出一种保守化趋势，把注意力集中在制服、礼服、长袍等仪式性服装上。这些源自过去的仪式强化了统治阶层的权力。同时，一边讲述关于心灵能力的美好幻想故事，另一边通过仪式巩固统治阶层，就像古希腊罗马诸神体系那样。

(18) 与此同时，真正的灵媒奇科·泽维尔却被边缘化，他的思想也被间接攻击，使人们难以关注他的工作。尤里·盖勒（1976）则宣传“心灵力量”，与“灵性智慧”这一真正的力量形成对立。他展示读心术、弯曲汤匙、移动物体等现象。同时，电视剧《星象》¹⁹⁸（1977）又通过一个假装拥有超能力的角色，强化人们对这些能力的怀疑。

(19) 因此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精神层面的真理正在被打压。其中一个例子是：通过动画片中反复夸张地喊出“鬼——鬼——鬼——鬼啊！”，来强化人们对灵媒现象的恐惧。而灵媒本身其实与“精神智慧”的概念是相关的。

(20) 到了20世纪70年代，一些新的观念开始被用来“蒙蔽”人们。所谓“灵性黑暗”——也就是心理上的黑暗，即谎言和错误遮蔽理解——被逐渐制造出来。一些名字变得不可言说，同时鼓励狂热与偶像崇拜。

(21) 然而，如果这一过程只局限在我们国家内部，是不可能成功的，因为我们终究会察觉到。因此，我们的“社会表演”只是一个正在被构建的全球性布局的一部分。这些叙事在世界范围内不断重复，把所有人都推向更强的控制之中——甚至可能影响整个人类。

(22) 在这种对“理性”的崇拜背后，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观念（人类中心主义）。它看起来很有吸引力，仿佛是通向自我认知和灵魂的道路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能理解第一诫命的智慧与重要性：“你要全心全意爱上帝。”上帝代表终极真理，而人类并不完美，因此不能把自己当作崇拜对象。如果崇拜的不是完美与终极真理，那么这种崇拜就是一种让心智迟钝的心理陷阱——因为一个人一旦认为自己已经完美，就不会再追求成长与进步。

(23) 这一过程推动人们从“精神智慧”转向“笛卡尔式理性”（以计算和逻辑为基础），并进一步滑向更低层次智能——仅仅围绕物质生存的智能。对比一下：在数学或化学式的思维中，人们相信“占有越多就拥有越多”；而在精神智慧中，人们相信“分享才能真正拥有更多”。

¹⁹⁷ 巴西第4352/42号法令，标题——淡水河谷公司章程草案，第一章第4条：“公司的期限为50（五十）年，自其成立大会之日起计算。但股东大会保留随时决定延长期限或在期限届满前解散公司的权利。”来源：立法议会（Câmara Legislativa）：<https://www2.camara.leg.br/legin/fed/declei/1940-1949/decreto-lei-4352-1-junho-1942-414669-republicacao-68227-pe.html>。

¹⁹⁸ 巴西电视剧——由 Janete Clair 编剧，于1977年12月6日至1978年7月8日在 Rede Globo 播出。

(24) 如果说我们的内心都为某种“神”设有一座祭坛，那么我们必须谨慎选择放置其上的对象，否则就可能供奉错误的“神”。正确的“神”会让心灵清明，而错误的则会让心灵受困。

(25) 总体来说，天主教徒容易崇拜圣像，福音派更容易崇拜《圣经》，灵性主义者倾向于崇拜灵体，而技术主义者则崇拜人类知识。偶像崇拜可以存在于任何宗教中，但也不限于宗教——比如对性的崇拜也是一种形式。而最常见的偶像崇拜，其实是对金钱的崇拜。

列国的偶像是金的银的，是人手所做的。有口却不能说话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口中也没有气息。做偶像的必和它们一样，所有倚靠它们的也必这样。（《圣经》诗篇135:15-18）

(26) 在20世纪70年代，社会的集体意识被引导偏离，使其无法成长为理想中的“树”。恐惧被传播到各个领域，包括健康领域，从而削弱人们的行动能力。这并不新鲜——历史上充满了令人恐惧的疾病，比如耶稣时代的麻风病，或浪漫主义时期的肺结核。对未知疾病的恐惧——尤其是高致死性的疾病——会让人变得盲从，更容易服从权威，也更加执着于肉体生命。

(27) 当时，癌症的发病率急剧上升，在社会中制造了巨大恐慌，以至于人们用“CA”来代称它。甚至连医生也常常对这种诊断感到害怕，因为当时癌症罕见、致命且无法治愈。很多患者甚至被隐瞒病情。

(28) 如今，癌症的发生率更高，仿佛存在某种“放射性泄漏”。我个人非常相信大麻在癌症治疗中的潜力（因为其中含有抗肿瘤的成分），也认可免疫疗法¹⁹⁹，因为它更接近自然方式。同时，我也认为合理饮食和避免致癌物，有助于预防癌症，并在治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身体的“净化”与癌症这种“中毒状态”正好相反。

(29) 艾滋病疫情大约始于1981年，由于其致命性，引发了广泛恐惧。同时，由于其通过性传播，也带来了偏见和羞耻感，这被系统用来强化对性的压制。在里约热内卢，一些父母甚至教孩子用“我有艾滋病”来吓退小偷，而一些狡猾的小偷也反过来利用这一点，在不使用武器的情况下实施抢劫。不过，根据一些民间说法，也有人认为某些企业可能更早就利用这一点，在实验室中制造病毒以谋利。

(30) 人们甚至因为恐惧而避免直接说出这些疾病的名字，仿佛对死亡给予了过多的敬畏，变相形成一种崇拜。有些人认为不应直呼邪恶之名，以免“招来它”，比如用“那位邪恶者”来代指魔鬼。但回避词语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会让问题更加严重。

¹⁹⁹ 免疫疗法——一种利用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对抗癌细胞的治疗方式，能够增强机体对癌症的自然防御能力。

(31) 人们往往把过多注意力放在某一个瞬间——比如死亡——却忽略了生命的整体，就像只活在一部电影的某一帧里。总体来说，人们会把大量金钱花在自己所崇拜的事物上，而在致命疾病上的花费更是巨大——这也促使系统为了利益不断制造“偶像”和“疾病”。

(32) 许多人也相信金钱可以解决一切健康问题，因为他们把金钱当成了偶像。崇拜金钱的人往往会对更富有、更有权势的人低头，同时把贫穷的人看得低人一等。但我们应该注意到：很多富人即使投入大量医疗开支，仍然早早去世；而许多贫穷的人却用很少的钱也能健康长寿。

(33) 对很多人来说，最明显的一种偶像崇拜是对“圣人”的崇拜——我之所以加引号，是因为用“被拯救的人”或“获得自由的人”更为准确。这些人之所以值得尊敬，是因为他们以自身为榜样，指引人们走向精神智慧，帮助他人以真理为目标去面对现实。

(34) “圣人”并不是超人，他们仍然是人——是在与体制斗争中的英雄与受害者，而且这种斗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。他们是先知，是耶稣与上帝的信息传递者。然而，体制却扭曲了他们的形象，掩盖基督教的真实历史，把他们变成类似“心灵护符”的存在，比如“眼睛的守护圣人”“司机的守护圣人”“姻缘圣人”。有些人甚至会对圣像进行某种“威胁式”的对待，好像用类似巫术的方式逼迫它们实现愿望。²⁰⁰

(35) 所谓“流血的圣像”，实际上是死亡的象征，因此人们把它当作护符来看待是值得警惕的——因为这种“力量”的来源，往往与向罗马神祇献祭的人类牺牲有关。

(36) 曾有成千上万的人，尤其是基督徒，被罗马人杀害。他们在白色石膏雕像前被处决，这些雕像被他们的鲜血染红。有的人被狮子撕咬，有的人被涂毒的箭射杀，还有的人被活活烧成“人形火炬”，用来照亮竞技场，而观众则狂热地观看这一切。

(37) 这些迫害者对自己所做的暴行已经麻木，他们认为自己的神是在惩罚那些不崇拜偶像的基督徒。因此，他们甚至从杀戮中获得快感，把处决变成一种娱乐活动。处刑常伴随着战争进行曲，象征罗马对敌人的胜利。基督教的殉道者，正是这种由偶像崇拜引发的疯狂的受害者——而后来，他们又被这种同样的疯狂称为“圣人”。

(38) 到了中世纪，天主教会在某些时期也变得充满暴力，对不遵循其信仰的人进行惩罚，从暴力中获得快感，并把这种行为变成致命的表演。更令人警惕的是，这种对原始暴力的“欣赏”至今仍在回响：比如格斗类体育、充满血腥画面的电子游戏，以及专注报道暴力死亡的新闻节目——这些仍然让人产生某种兴奋感。

²⁰⁰ 巫毒教 (Voodoo) ——一种起源于非洲的宗教，但更广为人知的是与“巫毒娃娃”相关的民间观念，即通过仪式来控制或影响他人。

(39) 有些宗教在我看来显得过时，尤其是在对偶像的崇拜以及用酒、食物、香烟甚至动物献祭来交换“恩惠”的做法上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看法，并非对宗教的偏见。事实上，我也认同其中的一些实践，比如芳香疗法、草药疗法，以及对自然和人类的尊重。我甚至对乌班达（Umbanda）有一种亲近感，因为在了解它之前，我就已经直觉性地实践过其中的一些仪式。

(40) 与此同时，在这种较为原始的观念中，耶稣的被处死被看作是一种荣耀的行为——从祂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。但这同样也应被视为人类的一种极其残酷的行为，而之所以常被忽视，是因为人们在无意识中对死亡存在某种崇拜。

(41) 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与基督教灵性主义（灵修派）的观点有很强的共鸣，因为它强调灵魂的进化，并遵循耶稣福音的教导。从总体上看，我也与福音派、天主教和佛教有许多共通之处，同时在《古兰经》和《妥拉》中也能看到值得肯定的教义。至于我不太了解的其他信仰，我不便多作评论，但我相信它们之间也存在共同点。

(42) 在我的信念中，耶稣是直接由天父所生，与祂同一本质，自始至终都是完美的。祂是完美的人类，是原初的灵魂，也是我们所认知世界的创造者。正如许多人相信“宇宙大爆炸”，我则相信耶稣是一位真正拥有创造能力的存在，而这种能力是上帝赋予的。祂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天父的参与与许可²⁰¹，但正因为天父深深爱祂，才将一切权能交托给祂，使祂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一个充满爱的世界。

(43) 如果不是因为背后的观念，图像本身并不会造成偶像崇拜的问题。真正的偶像崇拜者，是那些思想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固定的人，而这些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图像来表现。人的形象也可能作为参照，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，这取决于其所呈现的表情与含义。

(44) 因此，我认为基督教真正传达的信息，是“空的十字架”，而不是展示死去的基督的形象，因为后者会传递一种失败的含义。

(45) 错误的意识形态会导致缺乏分辨力。比如，对《圣经》的偶像化，会使许多读者无法理解《新约》相对于《旧约》的更高权威。事实上，人类甚至会把身体的某些部分当作崇拜对象，例如对生殖器的崇拜（如湿婆神的象征）或对眼睛的崇拜（如荷鲁斯之眼）。

(46) 这个体系不断试图掩盖和扭曲真正的基督教，而这种真实的基督教仍然以一种不完美的形式存在着。我们依然在面对同一个对立的体系，而“圣人”的榜样至关重要，它们向我们展示如何面对这一体系，并走向德性。

(47) “圣人”引导我们走向耶稣，而耶稣又引导我们走向上帝，因为祂是完美的人类典范，不会让我们陷入盲目。虽然我们应当敬拜上帝，但耶稣可以作为参照被“仰慕”²⁰²，而这种参照也

²⁰¹ 《圣经·约翰福音》5:19——“¹⁹ 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‘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子靠自己不能作什么，只能作他看见父所作的；因为父所作的事，子也照样作。’”

²⁰² 《圣经·约翰福音》5:23——“使所有的人尊敬子好像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那差他来的父。”

是必要的²⁰³。因此，我认为“万军之主”这一称呼可以被“和平之主”所替代，因为耶稣是和平之君。祂在没有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宏大的“地上国度”，尽管许多人却以祂的名义发动战争。

(48) 即使把上帝理解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心智能量结构，祂依然是极其强大的。无神论往往源于宗教内部的缺陷，因为偶像崇拜与狂热——这些在宗教环境中普遍存在——实际上与平衡背道而驰。然而，许多宗教人士却在无意识中助长了这些现象。

(49) 男性割礼——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，如今仍被穆斯林和犹太人作为宗教习俗遵守——也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的例子。认为上帝会因为一个人身体上缺少某种标记而谴责他，这是不合逻辑的，这种观念容易导致对身体的崇拜。而且，许多宗教中普遍存在的男性优越观，也隐含着这种身体崇拜的倾向，包括天主教在内。

(50) 当激情变成执念时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偶像崇拜。在我看来，当这种状态表现为反复且扭曲的思维模式时，应当通过抗抑郁药进行治疗。“爱情是盲目的”这一说法，实际上反映了由神经递质失衡导致的一种心理性失明。但由于某些现实原因，它并未被视为一种疾病，反而被不断美化甚至在各种故事中被鼓励。然而，一个陷入这种状态的人，实际上会成为自己所迷恋的人或观念的“奴隶”，这说明无论是对观念还是对情感的偶像化，都会导致某种形式的被束缚。

(51) 儿童与老人，就像“种子”和“树”，象征着人类更新的可能性，也许是因为他们并不会把自己当作偶像来崇拜。如果得到正确的引导，童年与老年是最接近上帝的阶段。儿童就像原始或“再生”的材料（对于相信轮回的人而言），而老人则因为目睹一切走向终结、身体逐渐衰退，会产生一种回归本源的感觉——在精神层面上，这是一种“再生”。

(52) 虽然他们在年龄上分处两端，但在生命的起点与终点这一位置上，他们彼此相通，也更接近真理。在年龄带来的限制下，他们都更容易意识到爱的必要性。孩子像种子，把自己看作未来的树；而老人像树，却常常感觉自己又回到了种子的状态，把经验转化为智慧传递出去——这正是人类真正的传承。

(53) 我们需要思考自己将来会成为怎样的老人，并努力改善那些可能让他人难以相处的性格部分；应当有意识地让自己变得更加温和善良。因为并不是所有老人都难以相处，但面对一个不善良的人，确实会让人感到疲惫。

(54) 我们的“内在小孩”也不应该被溺爱，否则会让我们变得难以相处。但这个内在的小孩同时也是一种稳定的支撑，让我们保持与曾经的纯真相连。通过它，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曾经想成为的那个成年人，从而有机会找回正确的方向。我们应该努力改变那些会让内在小孩失望、或让未来的自己感到羞愧的部分。

(55) 当目标是自我认同时，过去与未来就会在此交汇。通过重新连接我们曾经的那个孩子，我们也在投资于未来将成为的那个老人。这同样是一种改善社会心态的方式，因为它会让我们更加关注身边的儿童与老人。改变自己，本身就是推动现实改变的强大起点。

²⁰³ 《圣经·约翰福音》3:14-15——“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”

图像 VI

在下一部分中，将展示电视剧《未来少年》（The Tomorrow People）片头中的画面。从这些画面中可以观察到催眠技术的运用：通过强行集中注意力，而“专注”正是催眠的关键之一。通过把注意力引导到一个具有刺激性的对象上，人会形成围绕该对象的单一思维。这一过程会导致思维缺乏深度——也就是说，对所看到的内容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与分析。这种浅层的专注会改变大脑电信号的频率，使其转而产生“ α 波”（较慢的脑电波）。一旦进入这种状态，注意力会变得极度狭窄，以至于人实际上已经“看不见”那个对象了。在这一刻，人进入一种恍惚状态，停止评估判断，从而更容易受到其他思想的影响。



上方及两侧：一些儿童角色，表现出催眠状态中常见的“失焦凝视”。



下方及两侧：香烟广告，传递出消费主义、支配与竞争的观念。



画面由网络图片拼接而成。